



第四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四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九雲夢》大書，舊題為刊本，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種，近人潘公簡等，今日始得見，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度，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不必重清之正期，又書中不無，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要特論。

九雲夢

本書大書，舊題為刊本，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書，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州，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承相印證，大將部城，一生，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俱，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成，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等，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因，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明，其書久已佚，亦無序跋，目下本館作者，顧士璣，論本小說，係第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曹中孚

《九雲夢》六卷，高麗坊刊本。不題撰人，亦無序跋例目。本書作者，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謂「接近人潘公昭著《今日的韓國》頁二十二，知此書爲韓人金春澤所撰」。從書末所署「崇禎後三度癸亥」，可知其刊刻時間是在清嘉慶八年（一八〇三）癸亥，因它既爲高麗刊本，故所署年代不必奉清之正朔。又書中不避「玄」字諱，稱唐代爲「大唐國」等，均爲研究者提供了該刊本的重要特徵。

本書叙六觀大師弟子性真，在外出返回，經一石橋時被上天衛夫人的八名侍女所阻。性真將桃花一枝，擲於仙女之前。頃刻四雙絳萼，化爲八顆明珠。衆仙女拾後向他粲然一笑而去，性真因此動念。歸來後六觀大師以爲他犯了色戒，將其罰入地獄。後性真投胎至大唐國淮南道秀州縣楊處士家，取名少遊，字千里。少遊一表人材，長大後中了狀元，又出征平定吐蕃之亂，得丞相印綬，大將節鉞。一生中逢有種種艷遇，共得二妻六妾，並生六男二女。正榮華富貴已極，退居終南山時，六觀大師將其點化，重歸佛門；而二妻六妾，乃衛夫人座下的八名仙女，亦頓悟成道。以上故事，當純屬虛構，以其構思來看，顯然是受了沈既濟《枕中記》和李公佐《南柯太守傳》等傳奇故事的影響。但此書六卷，又分成十六回（第一卷、第五卷各二回，其餘各卷均爲三回。每回以上下兩句標目，不分回次），則無論在其規模、情節、結構諸方面，又比唐傳奇有了較

大的發展。

某些古書在刊刻時總避免不了會有一些異體字和通假字，尤其是小說，這類情形更爲普遍。異體字、通假字一般都有習慣的寫法和字形，此本却與衆不同，異體字、简化字特多，其中不少字的寫法非常奇特，讀時頗費斟酌。這雖是一大缺點，但它對研究高麗刊本，或許有所用處。

此書傳本很少，胡士瑩抄錄入藏於浙江大學的是個殘本。今據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之藏本影印，原書版匡高一九〇毫米，寬一五五毫米。卷六第十五至十六頁爲原缺。

九雲夢卷之一

蓮花峯大開法宇

真上人幻生楊家

天下名山曰有五馬東曰東岳即泰山西曰西岳即華山南曰南岳即衡山北曰北岳即恒山中與之山曰中岳即嵩山此所謂五岳也五岳之中惟衡山距中土最遠九疑之山在其南洞庭之湖經其北湘江之水環其三面若祖宗儼然中處而子孫羅立而拱揖焉七十二峯或騰蹕而夏天或嶄巖而截雲如奇標俊彩之美丈夫七竅百骸皆秀麗清英無非元氣所鍾也其中最高之峯曰祝融曰紫蓋曰天柱曰石

廩曰蓮花五峯也其形擢竦其勢踳高雲翳掩其真
面霞氛蔽其半腹非天氣廓掃日色晴朗則人不能
得其彷彿焉昔大禹氏治洪水登其上享石記功德
天書雲篆歷千萬古而尚存秦時仙女衛夫人修鍊
得道受上帝之職率仙童玉女來鎮此山即所謂南
岳衛夫人也蓋自古昔以來靈異之蹟瓌奇之事不
可殫記唐時有高僧自西域天空國入中國愛衡岳
秀色就蓮花峯上結草庵以居講大乘之法以教衆
生以制鬼神於是西教大行人皆敬信以為一佛復
出於世富人薦其財貪者出其力錙疊嶂架絕壑鳩

卷三六開法字幽裏開勝寺
新討所

謂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
佛骨六時天身朝香爐四句已盡之矣山勢之傑道
場之雄稱為南方之最其和尚惟手持金剛經一卷
或稱六如和尚或稱六觀大師弟子五六百人中修
戒行得神通者三十餘人有小閣利名性真者負盛
冰雪神異救水年才二十歲三莊經文無不通解聰
明知慧卓出諸髡大師極加愛重將欲以衣鉢傳之
大師每與眾弟子講論大法洞庭龍王化為白衣老
人來參法席時听經文一日大師謂眾弟子曰吾老

且病不出山門已十餘年今不可輕動矣汝輩入
中誰能為我入水府拜龍王習行四謝之禮乎性真
請行大師喜而送之性真著七斤之絮袋曳六環之神
筇飄然向洞庭而去俄而守門道人告於大師曰
南岳衛真君娘之送八介女仙已到門矣大師命呂
之八仙次第而入周行大師之座至三四乃已以
仙花散地訖跪傳夫人之言曰上人廬山之西我則廬
山之東起居相近飲食相接而賤曹多事使我苦惱
而亦得一造法座聽玄談處仁之智蔑矣交隣之
樂茲送海掃之婢敬修起居之禮兼以天花仙

果七室紋錦以表區々之誠遂及以所領花果室
擎進於大師大師親受之以授侍者供養於佛前
身而禮叉手而謝曰老僧有何功德荷此上仙之盛
餽仍設肴以待八仙於其啟致敬謝之意而送之八
仙女同出山門携手而行譏相曰此南岳天山一丘
一水無非我家境界而自和尚開道場之後便作鴻
溝之分蓮花勝景在於咫尺而未得探討矣今吾
侪以娘々之命幸到此地且春色正妍山日未暮趁
此良辰陟彼崔嵬振衣於蓮花之峯濯纓於瀑布之泉
賦詩而吟乘興而啟誇張於宮中諸姊妹不亦快乎

皆曰諾遂相與緩步而上俯見瀑布之源緣崖而行
遵水而下少憩于石橋之上此時正當春三月也林
花各綻紫霞葱龍壁之如展錦繡之色谷鳥爭鳴嬌
音宛轉聞之如奏管絃之曲春風使人怡蕩物色挽
人留連八仙女油然而感怡然而身踞坐橋上俯瞰溪
流百道流泉匯為澄潭清冽瑩澈如掛廣凌新磨之
鏡翠蛾紅粧照耀水底依倚然一幅美人圖新出於
龍賦手下也自愛其影不忍即起殊不覺夕照度嶺照
靄生林也是日性真至洞庭劈琉璃之波入水晶之
宮龍王大悅出迎於宮門之外迨入殿上分席而坐

性真俯伏奏大師遙謝之言龍王恭已而聽之遂命
設大宴而接之珍果仙菜豐潔可口龍王親自執酌
以勸性真性真固讓曰酒者伐性之狂藥即佛家大
戒賤僧不敢飲也龍王曰釋氏五戒中禁酒予豈不
知寡人之酒與人間狂藥大異只能制人之氣未嘗
蕩人之心上人獨不念寡人勤懇之意耶性真感其
厚眷不敢強拒乃連倒三卮拜辭龍王出水府御冷
風向蓮花而來至山底頗覺酒暈上面香花顫眼自
訟曰師父若見滿頰紅潮則豈不驚恠而切責乎即臨
溪而坐脫其上服提盃於晴沙之上手掬清波沃其

醉面忽有異香撲鼻而過既非蘭麝之薰亦非花卉之馥而精神自然震蕩鄙吝倏尔消滅悠揚荏弱不可形喻乃自語曰此溪上流有何羨竒花郁烈之氣泛水而來耶吾當徃而尋之更整衣服沿流而上此時八仙女尚在石橋之上正身性真相遇性真捨其杖錫上手而礼曰僉女菩薩俯聽貧僧之言貧僧即蓮花道場六觀大師弟子也奉師之命下山而去方還啟寺中矣石橋甚使菩薩各坐男女恐不得分路惟願僉菩薩暫移蓮步特借敝路八仙女答拜曰妾等即衛夫人婢之侍女也承命於夫人問候於大師

敝路適少留於此矣妾等聞之礼云於行路男子由
左而行婦女由右而行此橋本來偏窄妾等且已先
望今道人從橋而去於礼不可請別尋他路而行性
真曰溪水既深且無他逕欲使貧僧從何處而行乎
仙女等曰昔達摩尊者棄荇葉涉大海和尚若學道於
六觀大師則必有神通之術涉此小川何難之有而
乃身見女子爭道乎性真笑而荅曰試觀諸娘之意
必欲索行人買路之錢也貧寒之僧本無金錢適有
八顆明珠請奉獻於諸娘子以買綿之路說罷手持挑
花枝以擲於仙女之前四隻絳萼即化為明珠祥光

滿地瑞彩輝天若出於海蚌之懷胎八仙各拾取
一介顧向性真粲然一笑竦身乘風騰空而去性真
佇立攜頭撐首遠望良久雲影始滅香風盡散惘然
如失悵悵而皎以龍王之言復於大師之誥其晚
皎對曰龍王待之甚款挽之甚急情禮所在不敢拂
衣而即出矣大師不答使之退休性真來到禪房日
已曛黑自見仙女之後嫩語嬌聲尚留耳邊艷態妍
姿猶在眼前欲忘而難忘不思而自思神竄恍惚悠
々蕩々兀然端坐默念於心曰男兒在世幼而讀孔
孟之書壯而逢堯舜之君出則作三軍之帥入則為

百揆之長著錦袍於身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澤利
百姓目見嬌艷之色耳聽幻妙之音榮輝極於當代
功名垂於後世此固大丈夫之事也哀哉佛家之道
不過一盂飢一瓶冰數三卷之經文百八顆之念珠
而已其德雖高其道雖玄寂寥太甚矣枯淡而止矣
假令悟上乘之法傳祖師之統直坐於蓮花臺上三
魂九魄一散於烟焰之中則夫孰知一介性真生於
天地間乎思之如此念之如彼欲眠不眠夜已深矣
寔然合眼則八仙女忽羅列於前矣驚悟開睫已不
可見矣遂大悔曰釋教工夫正心志斯為上行矣我

出家十年曾無半點苟且之心邪心忽發今乃如此
豈不有妨於我之前程乎遂自藝梅擅趺坐蒲團振
勵精神輪盡頂珠方靜念千佛矣忽然○一童子
立窓外呼之曰師兄著寢否師父命召之矣性真大
愕曰深夜促召必有故也仍與童子相詣方丈大師
集眾弟子仰然正坐威儀肅々燭影煌々乃勵聲責
之曰性真汝知汝罪乎性真顛倒下階跪而對曰小
子服事師傳十閱春秋而曾未有毫髮不恭不順之
事誠愚且昏蒙不知自作之罪大師曰修行之功其
目有三曰身也曰意也曰心也汝徃龍宮飲酒而醉

故到石橋邂逅女子以言語酬酢折騰花枝身之相
戲及其還來且尚纔繡襦既盡心於美色旋且留意
於富貴慕世俗之繁華厭佛家之寂滅此三行工夫
一時壞了其罪固不可仍留於此地也性真叩頭泣
訴曰師季々性真誠有罪矣然自破酒戒曰主人
之強効而不獲已也身仙女酬酢言語只為借路本
非有意有何不正之事乎及歸禪房雖萌惡念一副
耶間自覺其非惕狂心之走作藹善端之自發昨指
追悔方寸復正此儒家所謂不遠而復者也苟使氣
子有罪則師父撻楚儆戒亦教誨之一道何必迫而